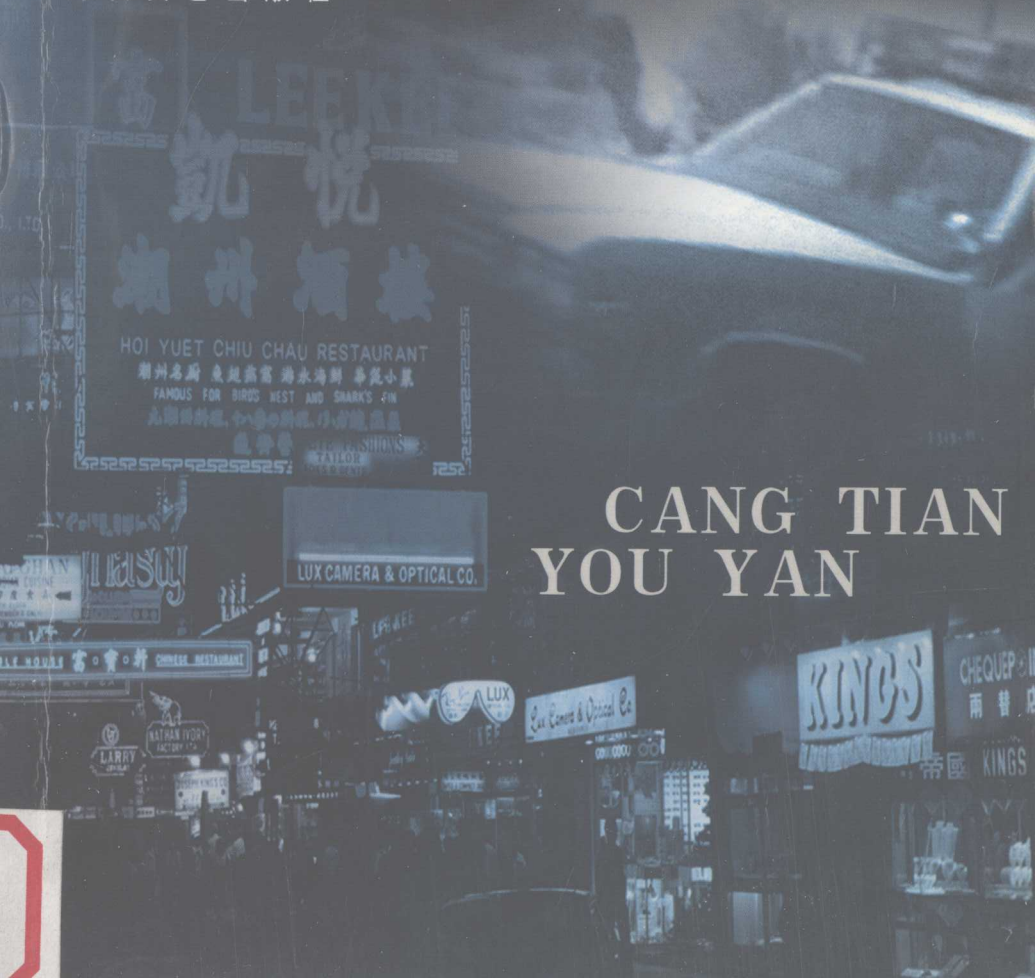


长 篇 禁 毒 反 黑

# 苍天有眼

田 天/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CANG TIAN  
YOU YAN

长篇禁毒反黑小说

# 苍天有眼

(第一部)

—— 苍天无悔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苍天有眼/田天著. —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1

ISBN 7-5387-1611-4

I. 苍… II. 田…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1499 号

## 苍天有眼

---

作 者:田 天

责任编辑:姚家余

责任校对:姚家余

装帧设计:李 栋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7)

发 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北京市书林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828 千字

印 张:24

版 次: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3 年 12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ISBN 7-5387-1611-4/I·1544

定 价:总定价(共两册):53.60 元(本册定价:26.80 元)

## 内容简介

公安部门深入调查掌握了老 K 贩毒团伙的大量证据,为了完全彻底消灭这伙贩毒集团暂时不打草惊蛇,全面布控以抓捕隐藏极深的犯罪团伙的头子老 K。白华、古铁剑、怡红等工友为救被黑恶分子追杀的姐弟俩,也积极加入了侦破行动,由于他们缺乏经验反而屡屡影响了公安部门的侦破工作,形成了越帮越忙的局面。白华、古铁剑和工友阿彪抓住了老 K 贩毒团伙的马仔阿健,逼阿健去找老 K,结果阿健被老 K 手下灭口。后来得知阿健是公安局刑侦处为破获老 K 贩毒团伙故意布的诱饵,白华和古铁剑抓住了贩毒团伙骨干于诚,却不料于诚是公安刑侦处监控的目标,白华、古铁剑莽撞的行动却让敏锐的公安干警发现了重要线索,一举摧毁了老 K 犯罪团伙。真相大白,黑恶犯罪团伙的头子老 K 原来就是怡红的亲生父亲,白华的未来岳父。战斗中公安干警卫军和古铁剑壮烈牺牲,老 K 金文和十三个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被击毙。

《苍天有眼》跨越生死大限,以热情的笔调讴歌了公安战线和生活中的英雄人物,鞭挞了阴暗角落里的黑恶分子,塑造了白华、古铁剑、怡红、温海宽、卫军、欧阳文庆、金文、陈贵等艺术形象。出赞扬了公安部门在对贩毒黑恶势力的斗争中做出的巨大贡献,歌颂了公安刑警大智大勇、勇敢无畏的战斗精神和人民群众积极配合公安部门破获犯罪团伙的见义勇为英雄事迹。反映了党和人民反黑禁毒的决心。

## 第一章

向南方行驶的列车上，一个英气勃勃气宇不凡的青年坐在窗前，他叫白华，是刚复员不久的军人。他高高的个子，一张英俊漂亮的国字脸，脸庞轮廓分明，粗眉大眼，理着整齐的寸头，显得格精神，有一种干练果断军人气质。白华坐在车厢里望着车外沉思。他眉宇中充满了刚毅，但也有一缕忧愁。车窗外景色在移动，车厢里播放着爱情歌曲，白华也似乎沉浸在这优美的旋律中。车厢里乘坐的多数人是去南方打工的人，虽然祖国开发大西北，打工的人潮很大一部分涌向了西北，但是去南方打工的人仍然是有增无减，白华也是其中的一个。他这是去南方打工挣钱。

经过漫长的一天两夜辛苦的旅途，列车终于到了深圳。下了火车，随着拥挤的人流白华通过检票口，他走到广场上环视车站，抬头向天，然后望着远方深深地吐出一口气，大步向前走去。他终于来到了这座年轻而又繁华的城市，人们说深圳遍地都给钱，只要你肯出力，钱就象流水一样流进你的口袋里，白华相信这话，因为他看到凡是去深圳打工的人家都肥得流油。

白华来到一家旅店，在楼外看了看豪华的装饰，太豪华了肯定很贵的，他摇摇头走开了。

白华走近一家小旅店，抬头看看旅店灯箱，犹豫了一下走进门去。旅店登记台有两位小姐在聊天，白华走近，登记台内的两个小姐看到白华，其中的一个迎上来，看到白华衣冠楚楚一表人才，她眼睛为之一亮。白华担心自己听不懂南方的话，刚才听不懂她俩聊天在说什么，他担心语言不通谈话会有障碍。小姐笑脸相迎用普通话问：“先生，住宿吗？”白华释然地笑了，看了南方人说的也是普通话，他说：“是的。”他掏出钱。小姐说：“您的身份证？”住店还要身份证，白华从没有住过店，不知道还有这个规矩，他说：“哦，在这里。”白华掏出身份证递过去，他不

知道下一步还要做什么。小姐接过身份证看了看白华，说：“谢谢！”登记了身份证号后把身份证还给白华，说：“请问白先生准备住什么房间？特级包间一百八十元，一级包间一百二十元，标准间八十元……”白华打断了她的话，说：“对不起，我不要包间，只要普通一个床位就可以了。”他心想，我是挣钱来了，又不是花钱来了，住那么贵的房间干什么。小姐一怔，立即笑了，说：“好的，有两人一间的每床五十元，三人一间的每床四十元，四人一间的每床三十元，您的意思是？”白华说：“就住三十元的吧。”他是拣最便宜的住，若是还有二十元的他就不会住三十元的，他就是抱着艰苦奋斗的心理准备来的，他不怕艰苦。小姐说：“好的，您打算住几天？”白华说：“说不定，先住下再说。”小姐开好了票，说：“白先生，那您先交一天的房费吧。”小姐显然对白华这种花小钱的人没有兴趣。白华说：“好的。”他掏钱递过去。小姐接过钱，把开好的票和白华的身份证递给白华，微笑说：“三〇二房间，您请上三楼，三楼有服务员。”白华说：“谢谢。”他接过身份证装好，拿着票提起包儿。小姐说：“不客气。”

白华离开柜台走向楼梯。柜台里的另一个小姐说：“他穿得很高贵为什么住最次的？”那个小姐说：“是啊，并且仪表堂堂举止不俗可就是有点儿……”另一个小姐说：“说不定是个落难公子。”那个小姐说：“或许吧，不管怎么样，他都是个超尘脱俗的美男子，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帅气的男人。”

三楼走廊，白华走上来，他左右看看，看到服务员他走过去。服务员看到白华后也迎上来。服务员说：“先生，刚来吧。”她注意地看看白华，惊讶白华的英俊潇洒。白华递过票单，说：“是的。”服务员接过票看了看，说：“请跟我来。”她走到三〇二房间门口开了房门，说：“先生请！”白华随她走进房间，房间里有一位房客，他三十来岁的样子，圆脸，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他在床上躺着，见白华和服务员进来，他向白华点点头，白华也点点头。他觉得这里的人都很客气，大都市看来就是不一样，人的素质高。服务员整理了一下床铺，说：“先生，您睡这张床。”白华说：“好的，谢谢。”服务员往外走，说：“不谢，您有什么事就找我。”白华说：“好的。”

白华坐在自己那张床上。那位戴眼镜的房客向白华笑笑，说：“我叫黄家旺，您怎么称呼？”白华回答：“白华。”黄家旺说：“才来的？”白华说：“是的。”黄家旺说：“打哪儿来？”白华说：“山西。您从哪儿来？”黄家

旺说：“黑龙江。”白华一怔，他原来是个东北汉子，人说东北汉子粗犷，可他却是个文绉绉的样子，没有半点儿粗犷气。白华说：“东北，好远呀！有万把里地吧？”黄家旺点头说：“嗯哪，没有那么多也差不离了，俺们那疙瘩离这儿八千多里地儿。”白华一撇嘴惊叹地说：“好家伙！”黄家旺问：“来做生意？”白华说：“不，来找工作，打工。”黄家旺说：“咱俩一样，我也是来打工的。黑龙江来南方打工，远隔八千里，现在改革开放真是让人们眼界宽了，胆子大了。”白华问：“您干什么？”黄家旺说：“开车，来了三个月了还没找到合适的地方。”白华又问：“三个月！活儿难找？”白华有些惊讶，三个月还没找到工作，这给他的打工热情泼了一瓢冷水。黄家旺说：“不大好找，好多中介都是骗人的，我的钱也花完了可工作还没着落。”他说着脸上流露出气愤和无奈的神色。白华发了愁，说：“人都说南方打工能挣大钱，没想到打工会这么难。”他暗自想，要是让我也三个月找不到可就糟了，钱带的也不多，实指望来了就能挣上大钱，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替香菊还了债，如果找不到工作不就陷在这儿了吗？他不由心中着急起来。黄家旺说：“你也是下岗的？”白华老老实实地说：“不，我是辞职来这打工的。”黄家旺惊讶地说：“辞职来的？你呀，真傻。我可是下了岗才来的，谁有半分奈何会千里迢迢地来这里打工。”有工作辞了职来打工这对黄家旺来说是不可思议，他要是有了工作绝不会出门打工的，他认为白华失策，划不来。他问：“哎，你为啥辞职来打工？”白华说：“我的女朋友父母都病故了，欠了人家十万元的债，我是来挣钱替她还债的。”他一想到香菊，他的心里就充满了激情，别说让他来打工，就是让他冲锋陷阵他都毫不犹豫。黄家旺说：“你真是个有情种。”白华说：“都说南方能挣大钱，看来耳听是虚呀。”黄家旺说：“南方的钱是好挣，可不是我们这种人挣的是有文凭和有钱的人挣的。”白华不解地问：“有文凭我知道，可是有钱的是什么意思？”黄家旺说：“有钱就是资本，可以开店办厂搞公司……”白华说：“我懂了，就是当老板挣大钱。”黄家旺说：“说对了，打工的是挣不到大钱的。”白华有些心里没底儿，他说：“唉，我这一趟是不是白来了。”黄家旺问：“你准备找哪方面的工作？”白华说：“我文化不高，只有找力气活了。”他身体棒，这就是本钱。黄家旺又问：“你会开车吗？”他会开车，当然要问白华会不会开车。白华说：“会开车，我学过开车。”他在特种部队里学习驾驶过各种车辆，他身上就装着驾驶执照。黄家旺问：“学过开车？你有几年的驾龄？”白华说：“驾龄？”他不懂什么叫驾龄，茫然地望着黄家旺回答不上来。黄

家旺说：“哦，你开过几年车？”白华说：“一年也没有，只是在部队学过驾驶。在部队还领了驾驶证。”在白华看来有了驾驶执照一切都没有问题了。黄家旺说：“闹了半天你还没有上过路哇。”黄家旺有些失望，如果白华有丰富的驾驶经历他或许能帮助白华，可白华的条件实在是太差了。他只能是爱莫能助了。白华说：“上过路。我们经常上路驾驶训练。”黄家旺说：“那不行。上路是指开车运输，正而八经地干活，你那只能充其量是教练，算不得上路。”他觉得白华真是幼稚可笑。白华说：“我也只是这样，开车的时间加起来也不足半年。不过，我的驾驶技术还受过师长的表扬呢。”他说的是真话，他的实弹射击、驾驶、耐力、攀登考核都是第一，受过师长的嘉奖。黄家旺说：“那是另一码事了。你要是有几年驾龄的司机，还有点希望。”他的语气里带着很强烈的遗憾和惋惜。白华问：“什么希望？”他听出了黄家旺的话里有帮助他的意思。黄家旺说：“明天有一家公司聘用汽车司机，我准备去应聘，碰碰运气。你要是有几年驾龄就能跟我一块去，只可惜……”果然黄家旺有意想帮助白华，白华不想错过机会，他说：“大哥，您带我去吧。我也不抱什么希望，只当是体验一下应聘的滋味。”他的目光里带着强烈的渴望。黄家旺苦等了三个月，知道找工作的苦楚，他点头说：“好吧，明天一早跟我去应聘。”白华说：“好！谢谢大哥！”白华心里祈祷，但愿明天能找到工作，若是一拖几个月找不到工作可就惨了。

## 二

劳动力市场大厅里人头攒动、熙熙攘攘。黄家旺领着白华在人群中挤来挤去。他俩来到一张桌前，桌子后面坐着一个胖男人和一个秀丽的姑娘在招人，那个男人五十多岁，一身肥肉，坐在桌子后面象个大肚弥勒佛。他身旁执笔登记的那个姑娘明眸皓齿，一张迷人的鸭蛋脸，高耸的胸部和匀称婀娜的身姿有一种令人无法抗拒的风韵，让每一个男人都要忍不住注意地看她几眼。许多青年在桌前排队。黄家旺、白华挤过来看了牌子后也排在后面。桌子上的牌子上写着：采石场招两名汽车司机，月工资一千八百元。黄家旺说：“我说的就是这家。”胖男人向第一个青年发问：“有几年驾龄？”青年说：“两年。老板，我的身体好……”胖男人说：“回去等通知。”他平平淡淡地说。青年不放心地问：“多长时间就有信儿了？”胖男人说：“三天。三天如果要你就和你联系。”青年更加不放心，又问：“要是没有接到通知呢？”胖男人眼睛一瞪，

不耐烦地说：“那就是没有录取。”青年有些担心地走了，后面排队的人都有些紧张起来。胖男人说：“下一个！”中年人走近桌子。胖男人说：“有几年驾龄？”他审视了中年男子一眼，目光里微带出满意的神色。中年人通过对方的眼神看到了自己的希望，他回答：“十五年。”胖男人点点头问：“出过重大事故没有？”中年人回答：“没有。我开车十五年，年年得安全奖，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故。”胖男人的神色冷淡起来，他耷拉下眼皮说：“回去等通知。”中年人自我感觉良好，他问：“老板，我有没有希望被聘用？”胖男人毫不客气地回答：“希望是有，但不大。”中年人：“为什么？”他怔住了，怎么也不能理解他这样的优越条件会聘不上。胖男人振振有词地说：“没有出过重大事故，当然没有经验教训了。”中年人愕然，他生气地说：“这是啥逻辑？”胖男人说：“我是老板，老板的逻辑，谁不服气就别来我这应聘。”中年人：“你呀，外行。你还当什么老板，快算了吧！”胖男人懒得和他多说，冲着后面叫了一声：“下一个！”中年人生气地摇摇头走了。胖男人旁边的姑娘忍不住想笑。胖男人问下一个应聘者：“几年驾龄？”应聘者：“八年。”

排队的应聘人对这样的招聘很不满意，登时走了大半，黄家旺和白华很快就来到了前面。黄家旺心虚地低声说：“今天怕是又没戏。”他有心打退堂鼓。白华早看出了胖老板的心思，他胸有成竹地说：“为啥？”黄家旺沮丧地说：“你瞧那胖老板，整个儿一个外行，十五年安全行驶的老司机他都看不上眼。我们当然就更不行了，我看这次又白来了，唉！”白华说：“那你就顺着他的性子来个对症下药，不怕他不聘用。”黄家旺说：“怎么顺？那胖老头怪得很。”白华说：“待会儿轮到你的时候，你就说十年驾龄……”黄家旺说：“我本来就是十年驾龄，我的驾驶证上写着呢。”白华说：“我还有话呢。”白华神秘兮兮的看了黄家旺一眼。黄家旺说：“你说。”他根本不相信这个才来的新手能出了什么好主意。白华说：“你说你第三年出了一次重大事故……”说完，他忍不住笑了。黄家旺争辩说：“我没有出过事故，我是单位的安全标兵。你这不是害我吗？”白华说：“你就照着我的说！你就说你……翻过一次车，连人带车翻到山沟里。”说完，他更是忍俊不住，忙捂住自己的嘴。黄家旺说：“那我还不粉身碎骨了，你这档儿上了还有思心开玩笑！”白华收敛了笑容，一本正经地说：“我决不是开玩笑，你就这么说，我保你被聘用。”黄家旺半信半疑，说：“翻过车还能被聘？我可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儿。”白华说：“你信我一回，大不了吹灯，咱们是死马当活马医了。”黄家旺说：“只

好信你了，反正我也不抱任何希望了，只当开心一回，逗逗乐子。翻过车？这不糟蹋自己吗？”胖男人说：“下一个！”轮到黄家旺了，黄家旺站过去。他的心忐忑不安，不住地看白华。胖男人打量了一下黄家旺，说：“几年驾龄？”他的脸绷得紧紧的，让人联想到电影里的资本家。黄家旺说：“十年”他小心翼翼地回答，惟恐回答错。他回答完后又看了白华一眼，白华把拳头握紧举了举，鼓励黄家旺沉住气。胖男人懒洋洋地问：“出过重大事故没有？”黄家旺看了白华一眼，白华点头，说：“出过重大事故，七年前把车掉山沟里。”胖男人仔细打量了黄家旺一会儿，他好像有了点精神，说：“车报废了，你没报废，你还挺命大的哦？”黄家旺说：“拣了一条命。”他见胖老板没有说下一个，就更有了信心。胖男人笑了，出乎意料地说：“好，你被聘用了！”黄家旺惊喜地说：“真的？”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太让他高兴，又太让他不可思议了。胖男人拉下脸来，说：“我是开玩笑吗？”黄家旺喜悦地握住白华的手，说：“谢谢你！谢谢你！”白华说：“谢啥？回去好好庆贺。”轮到白华了，那姑娘看到玉树临风英俊潇洒的白华，她一下子惊呆了，目光中掩饰不住流露出爱慕。她目不转睛地望着白华，引起许多男人的嫉妒，当他们看到白华时，嫉妒的心情消失了，白华太帅了，帅得没法比。胖男人说：“下一个！”黄家旺对白华说：“该你了！”他推了白华一把。白华一怔，说：“我？”他看忙站正了身子，面对着胖老板。黄家旺推白华到桌前，说：“他叫白华。黑白的白，中华的华。”那姑娘飞快地在表上写了白华两个字，然后抬起头深情地望着白华。胖男人问：“几年驾龄？”他老是这句开场白，而且老是懒洋洋的那个样子，象是几天没吃饭似的。白华说：“没有驾龄。”胖男人眼睛一瞪，说：“没有驾龄来应什么聘……”那姑娘在旁边偷偷碰了胖男人一下，胖男人看看姑娘，姑娘脸一红低下了头。胖男人仔细看看白华，又看看姑娘，似乎明白了，对白华说：“好，你这个小伙子挺直率，我大阿福就是喜欢直率的人，你被聘用了！”原来这个胖男人叫大阿福，这个名也真怪。他的这个决定大出白华和黄家旺的意料，他俩惊讶不已。而且引起后面排队的人不满。名额只有两个，许多好条件的还在后面等着呢，可是两个名额被这两个不称职的占了，他们怎么能服气？人们议论：“这是什么招聘？十五年驾龄的不要，反要一个没上过路的！一个出过事故报废过车的，这不胡闹吗？”还有人气愤：“这哪里是招司机，根本就是招女婿嘛！”有人骂：“纯粹瞎胡闹！狗屁不懂也办企业？”大阿福站起身大声说：“今天两个名额已招满，以后还有机会大家再来吧。”

说完,和那姑娘一起收拾摊子。人们一下乱了,都对大阿福不满意。表示再也不应聘采石场了。大阿福不理睬人们,他对白华和黄家旺说:“去收拾你们的東西。把住的地儿退了,拿上行李快点儿来。现在就上工地。”白华说:“我们的东西都带着呢。店也已经退了,现在就能跟您走。”大阿福乐了,说:“原来你们是打定主意去采石场开车了?那就跟我走吧!”白华和黄家旺跟在大阿福和那个姑娘后面走出大厅。黄家旺边走边低声对白华说:“没想到会这么顺利。”白华说:“这就是运气,运气来了你就是挡也挡不住。”他有意在逗黄家旺,没想到黄家旺竟然当真了。他感慨地说:“是啊,你一来就给我带来了好运气。”白华只好说:“我们俩互相都给对方带来了好运。”那姑娘微笑着说:“我叫怡红,我们以后就是工友了。”她伸出手来,和白华、黄家旺握了握手。黄家旺说:“请多关照!”怡红说:“不客气。”白华笑笑,什么也没说。

停车场,大阿福、怡红、白华、黄家旺走来。怡红走向一辆越野车,打开车门坐上驾驶座,伸手打开对面的门,大阿福坐进去,胖胖的身体显得有些吃力。怡红向白华和黄家旺示意,白华和黄家旺也打开车门坐在后面座上。怡红从车内的倒车镜上看了白华一眼,白华也从倒车镜上看到了怡红。怡红莞尔一笑,发动了车,开走了。白华若有所思,慢慢皱紧了眉头。越野车驶离停车场。这是白华到深圳的第二天,这一天他有幸找到了工作,然而,这一天也改变了他的人生,从此,他走上了一条艰险的人生旅途。

### 三

越野车在公路上奔驰,胖男人对白华和黄家旺说:“我叫大阿福,给我干活首先你们要听话,守规矩,老老实实干活。你们的试用期是两个月,要是你们不听话不守规矩,立马就给我走人。”他的话非常不客气,让人听了心里很不舒服。白华皱眉。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他很讨厌。黄家旺赔笑脸,说:“不会的,老板,我们俩都是好工人,不会给您添麻烦的。”他好不容易找到了工作,他决不会轻易失去。大阿福说:“这就好。你们的工作就是往市里建筑工地上送石料,路程四十公里,每天的定额是三趟,工资六十元,包吃包住,还能洗澡。”白华说:“三趟才能挣到六十元的工资?”第一天跑三趟辛苦点没什么,白华是希望多挣点钱。大阿福不高兴了,板起了脸,说:“这话是怎么说的,听起来让人别扭,什么三趟才能挣到六十元!应该说三趟就能挣到六十元。这么高的工资

哪儿去找？真是人心没尽！”白华说：“如果跑四趟工资还是六十元吗？”白华试探着问。大阿福露出了笑脸，说：“这话我爱听。跑四趟当然不是六十元了，一趟六十元，四趟就是八十元。小伙子，听你的口气就是个干大事儿的材料，好好干吧。”他对白华的态度立即变了。黄家旺非常小心地问：“老板，工资……”大阿福说：“别老板老板的，我不爱听，你们就叫我大阿福！全场的四十多号人都这么称呼，记住了！”黄家旺说：“大……阿福，请问，工资能月月兑现吗？”他怕自己挣下的血汗钱被老板坑了。大阿福说：“当然月月兑现，我可不象别的老板一样，年底才发工资，到年底一溜，坑了工人的工资。我不是那样的人，放心吧，月月开工资，一分不少。”黄家旺和白华对视一眼低声说：“这个老板还不错！”白华点头笑了。他希望遇到一个好老板，他要挣大钱，他不怕吃苦，只要能挣了大钱再苦他也愿意，但他怕的是遇到一个坏老板。黑心老板坑工人的钱，白华还是听到过不少，只要月月能开工资，什么也不怕了。他很满意。采石场山路上，越野车在山路上行驶。这里就远离了繁华的都市，进入了荒凉的地带，荒无人烟，怪石嶙峋，连树也没有一颗，白华感到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凄凉感觉。黄家旺说：“路这么远！”他看了看里程表，心里在计算里程。大阿福说：“马上就到了，四十公里嘛，当然要走一阵子了。”

越野车转过山梁，看到了采石场。白华和黄家旺的眼前豁然开朗了，这里别有一番天地。大阿福说：“这就是我们的家。”黄家旺说：“这可真是荒山野岭。”他嘴上这样说，脸上仍是洋溢着满足的笑意。大阿福说：“废话！不是荒山野岭你能挣到大钱吗？你们来这里做什么，不就是挣大钱。”他回过头来瞪了黄家旺一眼。黄家旺说：“打工的挣得再多也比不上您呀，老板才是挣大钱的。”他的本意是讨好大阿福，却不料更逗起了大阿福的火。大阿福说：“我说你别叫我老板，没记性！”白华忍不住想笑。黄家旺挨了骂，拍马拍到了马蹄子上，只好打岔说：“我们住在哪儿？”大阿福的火气来得快，也去得快，他说：“很快就知道了。”白华看出了大阿福是个有口无心的人，他问：“我们的车在什么地方？”怡红说：“在车场，我们明天去吧。”她回过头看了白华一眼。白华压抑不住看车的欲望，说：“还是先看看车吧。”大阿福说：“好，先去车场让他们熟悉一下车。”黄家旺心里乐了，他更希望去看车，一旦分了车，他的心里就彻底踏实了。他希望不是给他们开破车。

## 四

采石场远远地就看见停着两辆东风翻斗车，车况很好，八成新。白华和黄家旺在车里看到了停车场的两辆卡车，他们相视一笑，心里都非常满意。

越野车驶过来停下，白华、怡红、黄家旺、大阿福先后从车里出来，他们走到停着的那两辆东风翻斗车旁。大阿福指着一辆翻斗车对白华说：“这辆车你开。”他指着另一辆车对黄家旺说：“那辆车你开。”他把车分配了。白华和黄家旺走到各自的车旁，检查车的状况，看轮胎、看底盘、看转向系统、刹车系统、及悬挂、灯光。白华问：“这两辆车原来的司机呢？”大阿福说：“钱挣够了就走了呗，谁有了钱还愿意打工呀，有了钱就回家自己当老板去了。”黄家旺上车发动了引擎，他要听听引擎有没有杂音。白华依然在检查车况，他钻进车底下仔细地检查各部位。怡红饶有兴趣地站在一旁观察，她很少见白华这样认真的人。大阿福点燃了一支烟，擦着胖嘟嘟脸上的汗，说：“这天气，傍晚了还这么热。”他想转身走了，让他俩慢慢检查去吧。白华从车下退出身来，说：“大阿福，这车引擎漏油，而且许多部件磨损严重，需要保养一下。”他的手上都是油污。大阿福露出赞赏的神色，说：“行，你小子还可以。好，明天你俩各自把车保养一下。”说完转身向一个房子走去。黄家旺大喊：“哎，老板……大阿福，这里没有修理工吗？”凡是车队都应该有修理工的，他明白大阿福为什么让他们司机自己保养车。大阿福头也不回，说：“没有！小毛病自己修！”黄家旺说：“我的天！这份钱可不好挣。开一天车还要自己维修，这不是要人的命吗？”白华说：“旺哥，别在意，自己动手对自己的车会更加了解，开起来放心。”黄家旺说：“老弟，开一天车还要自己保养，谁受得了，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白华说：“没什么，辛苦点就是了。”白华在部队上经常自己保养车，他觉得没什么。怡红不由点头赞许。黄家旺熄了火，下了车，关上车门，叹了一口气。

怡红说：“黄师傅、方师傅，你们的宿舍在那边。我领你们去吧。”她甜甜地一笑。她的笑容让白华很容易联想到家乡的女朋友香菊，白华说：“好吧。”白华、黄家旺跟着怡红向大棚走去。怡红边走边说：“采石场共有十五辆翻斗卡车和一辆越野小车，有三十六个人，加上你俩。”她说完又是一笑。白华说：“十五辆卡车，规模不小哦！”他由衷地叹道，黄家旺忽然问：“小妹妹，你是大阿福的女儿吗？”怡红说：“不是。可是说

起来也怪，凡是新来的工友都这么问我。”黄家旺问：“那你是？”他再次问，好像不知道他们的关系不行似的。怡红说：“我是采石场的会计兼记录员。”黄家旺说：“哦，你原来也是个打工的，对不起，我误会了。我以为你是老板的亲戚。”怡红说：“没关系。大阿福很不错的。他这个人刀子嘴豆腐心。”黄家旺说：“就是太苛刻了，当老板的可能都这样儿。”怡红说：“其实呀，他一点儿也不苛刻。比如工人住的吃的都是免费的。一日三餐都白吃，你还能说苛刻吗？”白华说：“这可是不错，挣的钱可以全存起来，寄回家去。”黄家旺说：“这一点嘛，还可以。不过，那个大阿福可是难伺候。”怡红说：“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子，时间长了你就会觉得大阿福这个人是很不错的。”

## 五

采石场工人大棚，木柱子石棉瓦顶草席墙的大棚里是两张长长的通铺。怡红领着白华和黄家旺走进来。大棚里空无一人，大概是都干活去了。黄家旺大惊小怪，说：“哇！就住这里？有没有搞错！”怡红说：“这里的条件是比较艰苦些。一会儿，我给你们换两条新凉席和蚊帐来。你们就只好委屈点儿，将就着住吧。”白华说：“没关系，有个地方住就不错了。何况不用掏房钱。”他对住的差点儿没有意见，他不怕艰苦，就怕挣不到钱。只要能挣到钱能替女朋友还了债，再艰苦他也能忍受。况且，南方天气暖和，睡大棚也很好。怡红感激地看了白华一眼，说：“两位师傅，出门往左是洗澡间，再往前走是厕所。出门往右是食堂，食堂只有一个炊事员，炊事员叫朱氏奶。对面也是宿舍大棚，那个大棚是采石工人住的宿舍。你们宿舍是十五名司机和一个装车工，他们宿舍是十七名采石工。我们三个后勤人员住那面的石头房子。”白华知道她说的后勤人员就是大阿福、怡红和朱氏奶。一个个子不高一脸苦相的中年男子阿满走过来，看到他们说：“你们好。”怡红说：“这是新来的两个师傅。这位是装车工阿满，常苦着脸，我们就叫他苦脸阿满。”白华说：“阿满师傅，请多关照！”阿满：“欢迎欢迎，互相关照。”黄家旺说：“有洗澡间，我们还是先洗个澡吧，这天儿够热的。”怡红说：“你俩去洗吧，山泉水，冲个凉很舒服的。我得去工地上了。很快就到晚上，我和朱氏奶说一声多做两个人的饭。”白华说：“谢谢你。”他对这个初次认识的姑娘抱有好感。他觉得怡红什么地方很像他的女朋友香菊，具体什么地方像，他也说不出来。怡红会心地一笑，说：“再见。”怡红走出去。

黄家旺一挥拳头兴奋地说：“总算是有工作了！”白华仰身躺在床上，惬意地说：“我一来就有了活儿干，老天真是待我不薄！”他说的是真心话，这么快就找到了满意的工作确实不容易。黄家旺也躺倒在床上，乐滋滋地想了想，忽然问：“白华兄弟，你没有上过路，驾驶技术过关吗？”他对白华有些不放心的，开车上路必须技术过得硬才行。白华说：“还凑乎吧。”黄家旺说：“这可不能凑乎！汽车一上路可是人命关天的事，一点儿也凑乎不得。”他听了白华的话更加担心了。白华说：“你放心吧我不会打没有把握的仗，我会倍加小心绝不能出事故。”黄家旺一跃而起，说：“走，洗澡去！”他俩去洗澡间痛痛快快地洗了澡，洗澡间很大，十五个淋浴喷头，可供三十个人同时洗澡。

## 六

傍晚，采石场天空一片红霞，映红了采石场。整个采石场融入了朦朦胧胧的淡淡的红光里，岩石、草地、大棚，所有的一切都给人一种梦幻般的感觉。

采石场大棚旁，白华和黄家旺从洗澡间用毛巾擦着头发上的水走出来，他们望远处的采石场工地。都从心里产生了一种新鲜的奇异感觉。采石场进山的山梁路上，一辆辆归来的东风翻斗车出现了。在太阳的余辉中汽车仿佛披着金光从绚丽的红霞中驰出来。白华发现了远处山梁路上归来的那队汽车，碰了碰黄家旺，用手指那个方向。黄家旺扭头看。山梁路上，十三辆卡车一辆接一辆开来，显得很有一种气势，很快的驶进了停车场尤如一股旋风，然后，一辆辆地停在自己的位置上。十三个司机下了车，大步挺胸向这边走来，领头的是相貌凶猛身体粗壮结实的壮汉子，他叫古铁剑。在古铁剑的带领下，这伙司机也都有股子威风凛凛的感觉。他们走到白华和黄家旺的跟前都站住了，所有人都打量他们两个，对新来的陌生人都有一种天生的好奇。白华也正视着他们，由于互相陌生，双方的目光里都存在着戒备。黄家旺有些胆怯，挤出笑脸来讨好地说：“师傅们收工了？”他的讨好并没有得到对方的好感，十三个人没有一个人应声。古铁剑只是鼻子哼了一声，表情里明显带着不信任。

怡红小跑过来，对古铁剑笑盈盈地说：“剑哥，你们怎么才回来？”她的表情就像是见到了最亲近的人一样。古铁剑脸色顿时变成了慈爱温柔，一脸的凶气消失得无影无踪，笑着说：“我们给你买了一个礼物，你

一定喜欢。”怡红看看古铁剑又看看众司机，说：“啥礼物？快给我看看。”古铁剑对一个长相非常讨人喜欢的喜眉喜眼的汉子说：“欧阳文庆，把礼物拿出来。”欧阳文庆从身后将一个小狗拎出来，说：“一个让你害怕的礼物，你怕不怕？”怡红惊喜地大叫：“小狗！”古铁剑说：“喜欢吗？”怡红接过小狗抱在怀里抚摸，说：“喜欢！”古铁剑开心地微笑。众司机都开心地微笑。白华和黄家旺也被这种开心的场面感染了。怡红说：“从前，我家里也养着一只狗，是花的，和这只一样好看，后来不知为什么死了，我好伤心，哭了好几天。”她看看古铁剑，目光中充满感激，她看到白华，忙介绍，说：“我忘介绍了，这位是剑哥，是我们打工仔的老大，这位是彪哥、这位是欧阳，这位是飞仔。剑哥，他俩是新来的师傅，这位是白华师傅，这位是黄家旺师傅。”众司机目光中的戒备和敌意减少了，但还是没有友好的态度。欧阳文庆看了看白华，他那机灵的双眼里却不知为什么产生了敌意。白华说：“请大家多关照！”古铁剑、阿彪、飞仔都神气起来。惟独欧阳文庆的脸色阴黯下来。黄家旺说：“剑哥、彪哥、庆哥，各位师傅，我初来乍到不懂本地的规矩，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各位师傅指点。”古铁剑脸上仍然没有笑意，阿彪也绷着脸，欧阳文庆干脆把脸扭到了一边儿。飞仔从未受过如此重视，高兴得他笑容满面地说：“好说，好说，你叫黄什么？”黄家旺说：“我叫黄家旺，您就叫我阿旺好了。”飞仔说：“好，阿旺，从此我就罩着你了。”古铁剑瞅了飞仔一眼。飞仔看到古铁剑的神色立即矮了半截，忙纠正说：“我罩着你，剑哥罩着我，也就罩着你了。”黄家旺说：“是是。”他看出来，这个被称做剑哥的是名符其实的打工头，工友们都怕他。飞仔说：“那你拿什么做见面礼呀？”黄家旺想了想，忍痛从身上掏出二百元钱递过去，说：“请各位师傅喝杯茶。”白华对此流露出不满的神色，但他初来乍到不好表示怎么样，只好不吭声，冷眼看着众人的态度。飞仔说：“才二百，够喝什么茶？”黄家旺说：“我身上只剩下一百了。”飞仔说：“全拿来吧。”怡红看到白华的神色，阻止飞仔，说：“飞仔！”飞仔偷眼瞟了瞟古铁剑，古铁剑瞪了他一眼。黄家旺狠了狠心掏出仅有的一百元钱递向飞仔。飞仔神态一变，皮笑肉不笑地说：“吓着你了吧？我是给你开玩笑，给，把你这二百也收回去吧。”黄家旺有些茫然，说：“这？”他接不是不接也不是，愣住了。飞仔把手里的二百元塞给黄家旺，说：“拿着吧，阿旺，往后我们就是工友了。”白华松了一口气，不管怎么样他的工友黄家旺没有被欺负，要是不还这钱，白华肯定会说话。古铁剑看了看白华，似乎对这个英俊潇洒的

工友不放心，他从白华身上又把目光移到怡红身上，怡红正饶有兴趣地逗抱在怀里的小狗。他又看了白华一眼，似乎对白华不大满意，他大步向洗澡间走去。阿彪也跟在古铁剑后面，当走到白华身边时故意撞了白华一下。工友们都在白华和黄家旺面前走过去，他们象是商量好似的都绷着脸，没有一个对他俩表示友好的。欧阳文庆走过去时对白华说：“老弟，这里的饭可是不好吃。”白华淡淡地看着他没有答腔，他觉得欧阳文庆心口不一。他望着欧阳文庆离去。黄家旺担心地说：“他们好像不欢迎我们。”白华说：“我们是来打工挣钱的，用不着别人欢迎。”工友们就给了白华一个坏印象，白华决定自己干自己的，不管别人怎么样。

## 七

洗澡间，工友们在淋浴喷头下冲洗着，水珠飞溅在一条条赤身的汉子身上，冲刷着他们那古铜色发达结实的肌肉。欧阳文庆冲着冲洗的古铁剑说：“剑哥，我看那个白华来者不善。”古铁剑不理他，只顾自己冲洗。阿彪说：“你怎么知道？”他从来都看不起欧阳文庆，所以对欧阳文庆的话一律不信。欧阳文庆说：“你看白华穿得像个打工的吗？就像个老板。他来咱这采石场，十有八九是冲着怡红来的。”古铁剑的脸色阴沉了下来，其实这是他心里最担心的。阿彪问：“冲怡红来干什么？”阿彪对怡红没意思，因此他对男女之情不敏感。欧阳文庆说：“这还不清楚，是专门来勾引怡红的。”阿彪说：“勾引怡红也用不着来打工呀。”他觉得根本不可能。欧阳文庆说：“这你就不懂啦，现在年轻人都效仿电影上的样子，公子哥扮一个穷打工的为了接近看中的女色。”阿彪说：“真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看中谁直接追不就行了。”他认为欧阳文庆是故弄虚玄，又在制造新闻。欧阳文庆说：“你呀，真是木头，那得有机会不是。怡红整日在山上，不来打工怎么接近她，能闲着没事整天来这转吗？”阿彪想了想，觉得似乎有些道理，点头说：“那倒也是。”欧阳文庆说：“白华长得那么帅，怡红怕是逃不出他的魔掌了。”他的话里的语气带着浓浓的醋意和伤感无奈。阿彪说：“剑哥，你不是喜欢怡红吗？你对新来的那个白华怎么看。”古铁剑没有吭声。他的心里沉重地感觉到白华对他的威胁，但他不愿作任何表示，他太爱怡红了，他不能让怡红受到任何伤害。欧阳文庆说：“我们哪个不喜欢怡红，总不能我们守了两年的鲜花让别人摘了去，你们说是吧？”他有意在挑起大家对白华